

明儒學案

冊三

明倫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明儒學案卷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北柄 李真實

重刊

浙中王門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積水耳然一時之盛吾越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若山陰范瓘字廷潤號栗齋初師王司興許半圭其後卒業於陽明博攷羣經恍然有悟以爲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不以關懷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敘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測也餘姚管州字子行號石屏官兵部司務每當入直諷詠抑揚司馬怪之邊警至司馬章皇石屏曰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賢路司馬謾爲好語謝之以京察歸大洲有宿四祖山詩四子堂堂特地

來謂蔡白石沈古林龍溪石屏也范引年號半野講學於青田從遊者頗衆夏醇字惟初號復吾以鄉舉卒官思明府同知魏莊渠主天根天機之說復吾曰指其靜爲天根動爲天機則可若以靜養天根動察天機是歧動靜而二之非所以語性也柴鳳字後愚主教天真書院衢嚴之士多從之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歷官右副都御史以傳習錄爲規範董天真之役聞人銓字邦正號北江與緒山定文錄刻之行世卽以寒宗而論黃驥字德良尤西川紀其言陽明事黃文煥號吳南開州學正陽明使其子受業有東閣私抄記其所聞黃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欽州守黃元釜號丁山黃夔字子韶號後川皆篤實光明墨守師說以此推之當時好修一世湮沒者可勝道哉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竟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黃久庵先生綰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附子穀

主事陸元靜先生澄

司寇顧簪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中丞公集卷之八

中丞公集卷之八

明儒學案卷十一 浙中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北柄	李真寶

重刊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正德三年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歸而省親明年五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一緒山傳云兵部及告疾歸皆非先生爲海日公之壻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卽北面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鄧元錫皇明書云自龍場歸受學非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者在疑信之間先生爲之騎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曰曰仁吾之顏淵也先生嘗游衡山夢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異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之慟先生雖死陽明每在講席未嘗不念之酌答之頃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歎曰安得

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之其墓所酌酒而告之先生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陽明自居夷以後其教再變南中之時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先生記傳習初卷皆是南中所聞其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之提不始於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爲宗旨耳是故陽明之學先生爲得其真聶雙江云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編所記真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蓋未嘗不太息於先生云

文集

吾師之教謂人之心有體有用猶之水土有根源有枝葉流派學則如培濬漑疏故木水在培漑其根濬疏其源根盛源深則支流自然茂且長故學莫要於收放心涵養省察克治是也卽培濬其根源也讀書玩理皆所以漑疏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

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學者先須辨此卽是辨義利之分既能知所決擇則在立志堅定以趨之而已

答邵思抑

○學者大

患在於好名今之稱好名者類舉富貴誇耀以爲言抑末矣凡其意有爲而爲雖其跡在孝弟忠信禮義猶其好名也猶其私也古之學者其立心之始卽務去此而以全吾性命之理爲心當其無事以勿忘勿助而養吾公平正大之體勿先事落此谿徑故謂之存養及其感應而察識其有無故謂之省察察知其有此而務決去之勿苦其難故謂之克治專事乎此而不以怠心間之故謂之不息去之盡而純故謂之天德推之純而達故謂之王道

送甘欽來

○夫人所以不

宜於物者私害之也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諸彼則忮心生焉忮心好勝之類也凡天下計較忌妒驕淫狼傲攘奪暴戾之惡皆從之矣吾之私得以藉諸彼則求心生焉求心好屈之類也凡天下阿比諂佞柔懦燕溺污辱咒詛之惡皆從之矣二私交於中則我所以爲應感之地者非公平正大之體矣以此之機而應物之感其有能宜乎否也

宜齋序

○古人謂未知學須求有個用力處既用力須求有個得

力處今以康齋之勇殷勤辛苦不替七十年然未見其大成則疑其於得力處有未至白沙之風使人有吾與點也之意然末流涉曠則

疑其於用力處有缺夫有體斯有用有終必有始將以康齋之踐履
爲體爲始耶將以白沙之造詣爲用爲終耶是體用始終歧爲二也
世固有謂某有體無用有用無體者僕竊不然必求二公之所以蔽
者而會歸之此正關要所係必透此方有下手處也

答王承吉

○巖

形方外高幾百丈內石骨空虛圓洞徹天地端若立甌二洞門自東
門入初見西露微光若觀月自朏生行漸入光漸長至門內限光半
當上弦循至正中光乃圓月在望西出門光微以隱若月自望至晦
巖以月名本此濂溪自幼日遊其間因悟太極之理

月巖記

○予始

學於先生惟循跡而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
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旣乃恍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
曰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
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爲大惡
則以爲如是終身可見矣而坦坦然適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
與憂復作也通世之痼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欲以爲姑毋攻
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孰知二者之賊素奪其宮
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絕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
免以虛見且自誣也

贈薛尚謙

提學蔡我齋先生宗克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正德丁卯徐橫山蔡我齋朱白浦三先生舉於鄉別文成而北文成言徐曰仁之溫恭蔡希淵之深潛朱守中之明敏皆予所不逮蓋三先生皆以丁卯來學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癸酉三先生從文成遊四明山我齋自永樂寺返白浦自剡溪返橫山則同入雪竇春風沂水之樂真一時之盛事也橫山爲弟子之首遂以兩先生次之蔡宗克字希淵號我齋山陰之白洋人鄉書十年而取進士留爲庶吉士不可以教授奉母孤介不爲當道所喜輒棄去文成以爲歸計良是而傷於急迫再過二三月托病行則形迹泯然獨爲君子而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之心也已教授莆田復不爲當道所喜文成戒之曰區區往謫龍場橫逆之加日至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其時乃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希淵省克精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移教南康入爲太學助教南考功陞西川督學僉事林見素謂先生中有餘養祇見外者之輕故能壁立千仞朱節字守中號白浦亦白洋人舉進士官御史以天下爲己任文成謂之曰德業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騁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巡按山東

一珍做宋版印
流賊之亂勤事而卒贈光祿少卿先生嘗言平生於愛衆親仁二語得力然親仁必從愛衆得來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號緒山浙之餘姚人王文成平濠歸越先生與同邑范引年管州鄭寅柴鳳徐珊吳仁數十人會於中天閣同稟學焉明年舉於鄉時四方之士來學於越者甚衆先生與龍溪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文成一時稱爲教授師嘉靖五年舉於南宮不廷試而歸文成征思田先生與龍溪居守越中書院七年奔文成之喪至於貴溪問喪服邵竹峯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禮也先生曰吾夫子沒於道路無主喪者弟子不可以無服然某也有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築室於場以終心制十一年始赴廷試出爲蘇學教授丁內艱服闋補國子監丞尋陞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署陝西司事上夜遊西山召武定侯郭勛不至給事中高時劾之下勛錦衣獄轉送刑部勛驕恣不法舉朝恨之皆欲坐以不軌先生據法以違勅十罪論死再上不報舉朝以上之不報因按輕也劾先生不明律法上以先生爲故入故不報遂因劾下先生於獄蓋上之寵勛未衰特因事稍折之與廷臣之意故相左也先生身嬰三木與侍御

楊斛山都督趙白樓講易不輟勛死始得出獄九廟成詔復冠帶穆宗朝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萬歷初復進階一級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奧地皆有講舍先生與龍溪迭捧珠盤年七十作頤閒疏告四方始不出遊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九陽明致良知之學發於晚年其初以靜坐澄心訓學者學者多有喜靜惡動之弊知本流行故提掇未免過重然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謹獨卽是致良知則亦未嘗不以收斂爲主也故鄒東廓之戒懼羅念庵之主靜此固陽明之真傳也先生與龍溪親炙陽明最久習聞其過重之言龍溪謂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先生謂未發竟從何處覓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是兩先生之良知俱以見在知覺而言於聖賢凝聚處盡與掃除在師門之旨不能無毫釐之差龍溪從見在悟其變動不居之體先生只於事物上實心磨鍊故先生之徹悟不如龍溪龍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龍溪竟入於禪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龍溪懸崖撒手非師門宗旨所可繫縛先生則把纜放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耳念菴曰緒山之學數變其始也有見於爲善去惡者以爲致良知也已而曰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爲有而爲之而又去

之已又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渚也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
卽吾所知以爲善者而行之以爲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爲者也其
不出於此者非吾所得爲也又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夫子嘗
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
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
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吾者常一矣按先生之無動卽慈湖之不起
意也不起意非未發乎然則謂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者非先
生之末後語矣

會語

天地間只此靈竅在造化統體而言謂之鬼神在人身而言謂之良
知惟是靈竅至微不可見至著不可掩使此心積凝純固常如對越
神明之時則真機活潑上下昭格何可掩得若一念厭斲卽恍惚散
漫矣○戒懼卽是良知覺得多此戒懼只是工夫生久則本體工夫
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思慮是人心生機無
一息可停但此心主宰常定思慮所發自有條理造化只是主宰常
定故四時日月往來自不紛亂○充塞天地間只有此知天只此知
之虛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時日月只此知之

流行人與萬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此知運行萬古有定體故曰太極原無聲臭可卽故曰無極太極之運無迹而陰陽之行有漸故自一生二生四生八以至庶物露生極其萬而無窮焉是順其往而數之故曰數往者順自萬物推本太極以至於無極逆其所從來而知之故曰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蓋示人以無聲無臭之源也○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與孟子言性善亦不甚遠告子只先見定一個性體元來不動有動處只在物感上彼長我長彼白我白隨手應去不失其宜便了於吾性體澹然無所關涉自謂既不失內又不失外已是聖門全體之學殊不知先著性體之見將心與言氣分作三路遂成內外二截微顯兩用而於一切感應俱入無情非徒無益反鑿其原矣孟子工夫不論心之動不動念念精義使動必以義無歉於心自然俯仰無虧充塞無間是之謂浩然之氣告子見性在內一切無動於外取效若速是以見爲主終非不動之根孟子集義之久而後行無不得取效若遲乃直從原不動處用功不求不動而自無不動矣○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便功利嗜好技能聞見一切意必固我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失却至善本

體始不得止須將此等習心一切放下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
 ○聖人於紛紜交錯之中而指其不動之真體良知是也是知也雖
 萬感紛紜而是非不昧雖衆欲交錯而清明在躬至變而無方至神
 而無迹者良知之體也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住其有住
 則卽爲太虛之礙矣人心感應無時不有而無一時之住其有住則
 卽爲虛靈之障矣故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一著於有心卽不得其正
 矣故正心之功不在他求只在誠意之中體當本體明徹止於至善
 而已矣○除却好惡更有甚心體除却元亨利貞更於何處覓太極
 平日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此時刻良心未泯然其端甚微故謂之幾
 希今人認平日之氣只認虛明光景所以無用功處認得時種種皆
 實際矣○春夏秋冬在天道者無一刻停喜怒哀樂在人心者亦無
 一時息千感萬應莫知端倪此體寂然未嘗染著於物雖曰發而實
 無所發也所以旣謂之中又謂之和實非有兩截事致中和工夫全
 在慎獨所謂隱微顯見已是指指出中和本體故慎獨卽是致中和○
 只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情便是徇人忘己
 ○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不動不是了聖賢只是正己而物自
 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尋物來照○問戒懼之

功不能無有事無事之分自知得良知是一個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真性流形莫非自然稍一起意卽如太虛中忽作雲翳此不起意之教不爲不盡但質美者習累未深一與指示全體廓然習累既深之人不指誠意實功而一切禁其起意是又使人以意見承也久假不歸卽認意見作本體欲根竊發復以意見蓋之終日兀兀守此虛見而於人情物理常若有二將流行活潑之真機反養成一種不伶俐之心也慈湖欲人領悟太速遂將洗心正心懲忿窒慾等語俱謂非聖人之言是特以宗廟百官爲到家之人指說而不知在道之人尙涉程途也○去惡必窮其根爲善不居其有格物之則也然非究極本體止於至善之學也善惡之機縱其生滅相尋於無窮是藏其根而惡其萌孽之生濁其源而辨其末流之清也是以知善知惡爲知之極而不知良知之體本無善惡也有爲有去之爲功而不知究極本體施功於無爲乃真功也正念無念正念之念本體常寂纔涉私邪憧憧紛擾矣○問胸中擾擾必猛加澄定方得漸清曰此是見上轉有事時此知著在事上事過此知又著在虛上動靜二見不得成片若透得此心徹底無欲雖終日應酬百務本體上如何加得一毫事了